







皇明名臣記第八卷

吾學

左春坊大學士解公

公名縉字縉紳吉水人洪武二十

書庶吉士大庖西上封事論時政剴切萬言其略曰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既無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又無貨利聲色遊畋玩好之欲既皆遠過於漢宋又何遜讓于唐虞惟願陛下下以天地爲一體以天下爲一人令出惟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無刑也寧失於不經故令數改則





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立國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良由誠信有間用刑太繁也臣見 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切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學不純溺于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爲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兔園寒士抄緝穢蕪略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泝唐虞下及殷周根實精明隨事類別刪其無益

勒成一經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歟禮記出於漢儒蕪雜尤甚宜及時刪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官妓非人道之所爲禁絕娼優俾於變之民不遷於淫巧易置闈寺尊天子之貴不近於刑人執戟陞墀皆爲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後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工勿起佈



墾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  
於人倫經呪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斷所謂瑜  
珈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  
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三  
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薄不修毋令  
逮係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時  
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伏見陛下拳  
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孳孳  
於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染盛之  
潔衣服之齊脩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

之末事也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鈞距之  
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近年以來臺綱不肅  
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勛勞甚非所  
以厲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  
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  
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蓋入人之罪或  
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  
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也陛下進人不擇于賢否  
授職不量于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  
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



士經明行修而多困于州縣屈于下僚孝廉人材  
冥蹈瞽趨而咸布于朝省驟歷清華椎埋噐悍闢  
茸下愚者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縮組  
符剔履之賤袞繡魏我負販之傭輿馬赫奕雖曰  
立賢無方亦豈忱詢有德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  
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  
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紀綱不立節目無張臣欲  
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  
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  
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此不可視爲迂濶而不

切當今之急務也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微百家  
神怪誕妄恍惚無不洞矚其謬然猶不免欲以愚  
弄天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所  
謂傳國寶者臣考按前史焚燬久矣屢求屢得真  
僞莫明卽真有之區區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足  
爲寶哉地有盛衰物有盈歉而商稅之徵率皆定  
額盈也奸黠得以侵欺歉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  
一也而茶椒有糧臬絲有稅旣稅於所產之地又  
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如此之密也且多  
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



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爲呈州縣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裨辦以當役後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常平義倉之法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近世狃于晏安隳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望風而靡武備隳之過也及今脩治不宜動衆但勅有司以時整葺開武舉以收天下之

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又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庄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於六卿郎中員外郎何職也而以名爲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回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倡以禮而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耻之節



一爲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厲節義也  
臣但知罄竭愚衷欲言固不止此急於陳獻略無  
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譽惟陛下幸  
垂鑒焉 上覽之喜公少年有才志封事留中諸  
大臣皆忌公 上顧數稱公奇才兵部尚書沈潛  
忌公年少得 上意乞改公御史使遠 上公在  
臺嘗爲王國用草諫書雪韓國公爲詹徽所嫉已  
又爲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太疏太切齒恨公公  
又時時敢直言竟坐深文得罪且不測 上憐公  
召對便殿慰諭賜鏹曰汝歸且讀書十年著述冠

帶來廷又命公修正元史誤及踵成宋書刪定禮  
經凡例皆留中公歸家八年 上崩來奔喪有司  
劾公母喪未葬父年九十違詔奔喪謫河州衛吏  
建文元年召入翰林待詔靖難後召公及黃淮立  
御榻左備顧問遂命居內閣未幾又召胡廣楊士  
竒金幼孜胡儼楊榮陞公侍讀不數日進侍讀學  
士七人並直文淵閣內閣與機務之名自此始永  
樂初重修 高廟實錄充總裁官又修永樂大典  
古今列女傳諸書 上寵公信用賞賚輒與六卿  
等當是時儲位未定 上密詢公公稱世子仁孝



天下歸心以孽奪宗自古致亂 上不應又頓首  
曰好聖孫 上曰已喻逾年冊世子爲太子進公  
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初議頗洩丘福等謗  
公洩禁中語高煦大恨欲殺公未幾用兵交趾公  
力言交趾古羈縻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  
不足郡縣 上遂踈公出爲廣西叅議李至剛奏  
公怨望改交趾永樂八年入奏事南京會 上北  
征見 東宮辭去高煦密疏言公瞰 上出塞輒  
遠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 上怒逮公并至剛下  
詔獄十三年正月公卒獄中籍其家妻子徙遼東

至剛不死 仁宗時以宮臣得爲通政尋亦謫遠  
郡初 成祖寵信公手書倚任大臣十人蹇義等  
名授公曰汝疏其人品十人者皆與公厚善公具  
實封對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  
不遠小人劉雋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  
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  
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宋禮  
戇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  
賓簿書之才駟僧之心奏上 成祖以示東宮曰  
至剛朕已洞燭餘徐驗東宮因問公建文君所用



名目詩 卷之八  
人何如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材事往已不足論又  
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  
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東宮卽位出公奏示西  
楊曰今人率謂縉狂士觀所論評皆有定見也赦  
妻子還鄉官其子禎中書舍人正統元年又盡還  
其沒產公結髮讀書留心經濟任事直前風生電  
發早遇聖明名動天下晚罹讒毒中道天闕不盡  
其用其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  
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  
拔士類或謂其汎愛者終不爲變襟宇濶略不屑

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雖野夫穉子皆樂親  
之求文翰者日輻輳率與之無倦意或言有不當  
與者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文雄勁竒古新意  
疊出叙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詩豪宕豐贍  
似李杜其教學者恒曰寧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  
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

少保黃文簡公

公名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三十年進士爲中書  
舍人靖難後 上坐奉天門左室召見訪政務稱  
旨每朝解縉及公立御榻左備顧問或至夜分



上寢即賜坐榻前論議密務不數日令入內閣專  
掌制勅既又選五人與共事名直文淵閣是秋陞  
編修進侍讀立東宮陞左庶子永樂五年陞右春  
坊大學士兼侍讀進講東宮太孫立又兼輔太孫  
六年命蹇義金忠西楊及公留守 上稱太子仁  
厚有識留汝四人佐太子明年 上北狩又明年  
上征胡長沙妖人李法良反太子遣豐城侯彬討  
法良漢庶人忌沮太子譖彬公侍太子卒遣彬擒  
法良十一年 上再北狩公復留守庶人日夜謀  
奪嫡造飛語動搖監國并中傷公十二年坐公奉

表迎 上不敬逮詔獄凡十年獄中有省愆集自  
省錄獻陵即位出獄中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  
士仍入內閣洪熙元年陞少保戶部尚書大學士  
如故支三俸辭尚書俸獻陵大漸太子在南京未  
至深機卒禍中外洵洵西楊及公佐鄭襄二王監  
國候太子至公憂危嘔血宣德元年漢庶人反公  
留佐二王監國班師始還第二年秋公請老 上  
賜葬公父來謝賜遊西苑與公侯伯師傅尚書十  
一人俱肩輿登萬歲山宴山麓比辭又宴太液池  
諭公曰明年朕生日卿其復來至期公至 上喜



八年禮部會試貢士 上命公與少詹事兼侍讀  
學士王直充考試官十年景陵崩公奔喪留逾月  
辭歸正統十四年卒年八十三謚文簡永樂初黨  
獄大起南人避北官者又有編戍法公言不可阿  
魯台歸欵欲并女真吐蕃東西諸部落聽其約束  
請朝廷出誓詞鑄金定集諸酋磨酒中飲爲盟衆  
議且從之公言夷虜勢分易制併力一心後患滋  
大此奸謀不可許 文皇善公言顧左右曰淮如  
立高岡遠覽爾輩直平地見目前耳賜大寶法王  
玉章示公璞公言朝廷賜外夷用勅命廣運二寶  
此璞大於二寶夷人將謂法王尊於朝廷矣皆從  
公言初與公並入閣者七人胡儼早休胡廣先卒  
解縉沒詔獄惟西楊秉鈞最久東楊謀幄最密並  
總修累朝實錄而公園土十年家食餘二十年蒙  
垢簡牘君子弗信也

少師胡文穆公

公名廣字光大廬陵人父子琪洪武三年爲御史  
疏請遷都關中已而出爲按察僉事調知彭州陞  
延平知府卒建文二年靖難兵起公對制有曰親  
藩陸梁人心不搖建文君喜擢進士第一更名靖



爲修撰翰林靖難後召入內閣陞侍講復名廣改  
侍讀陞右庶子永樂五年進翰林學士兼左春坊  
大學士勅吏部廣等侍朕日久繼今考滿勿改外  
任十二年十一月命公及文敏文靖纂脩五經四  
書性理大全明年九月書遂成尋進文淵閣大學  
士兼坊學再從 上出塞征胡 上時召帳殿語  
移時或夜漏數刻遣出道中相失必急遣兵騎四  
出尋諸學士時時顧左右問諸學士來未公不知  
兵以文墨論議侍 上備顧問 上不得諸學士  
相與語不悅也公敦質簡重持大體存心愛人

上諒其朴厚信任亞於東陽禁廷應對慎密不洩  
操履清謹公退輒杜門讀書賦詩寡交遊崇儉素  
爲文下筆滔滔制命典冊多出其手禮部郎中周  
訥請封禪公力言封禪非禮 上斥訥言公因上  
却封禪頌奔母喪還朝 上問民間疾苦公頓首  
對曰百姓頗安給惟有司窮治建文時奸黨枝附  
扳連坐誣善良甚苦 上立命罷追詰者人或毀  
公 上不信或遽斥去毀者公善書行草尤善十  
六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已而念公官其子種  
翰林檢討獻陵加贈少師西楊曰我朝文臣有謚



自姚公廣孝及公始然建文時嘗謚王公禕文節  
少保金文靖公

公名善字幼孜以字行新淦人建文元年進士乙  
科授戶科給事中靖難後入內閣改檢討數月陞  
侍講時翰林坊局臣日講經史東宮凡經義皆內  
閣閱正呈 上覽已進講緝閱書士竒閱易廣閱  
詩公閱春秋上太子春秋直指三卷五年陞右諭  
德兼侍講七年扈巡北京八年從 上征虜 上  
歷指所過山川諭公記之登野狐嶺曰至此看山  
盡在下矣至興和曰汝觀地勢遠望似高近即漸

平此陰山脊也若因山爲塹因壑爲池守茲巖險  
雖鐵騎千羣安能飛度耶次鳴鑾戍曰此大伯顏  
山其西北小伯顏山東北即開平次環瓊圃指塞  
北山川曰古交河在哈刺火州兩河相交水嚙沙  
出唐碑尚在次小甘泉曰女直有山其顛有水色  
白草木虎豹色皆如之所謂長白山也至長清塞  
曰此南望北斗矣經濶灤海曰此周千餘里幹難  
臚胸凡七河注其中賜名玄冥池次通川甸遙指  
海上石山曰此即三石山十一年扈巡北京從征  
虜十二年復從北征陞翰林學士兼諭德十四年



還南京明年扈巡北京十八年陞文淵閣大學士  
兼翰林學士二十年扈從北征二十二年復從征  
北次開平 上曰朕夢神人語朕上帝好生者三  
是何祥也公時聞軍中有訛言因力請班師 上  
曰善立命公草詔還次清平鎮宴羣臣命內侍歌  
高皇詞五章曰此 先帝垂諭叙創業守成之難  
戒荒淫酣酗之失朕嗣鴻業惟恐失墜尚相與勉  
之遂賡五章言奉天法祖勤政恤民事命內侍歌  
之榆木川之變東楊南討公留軍中護喪 太子  
即位進戶部右侍郎兼大學士踰月陞太子少保

兼武英殿大學士賜繩愆糾繆銀圖書洪熙元年  
陞禮部尚書支二俸當是時法司論死罪多寬  
上命臨決必三大學士會讞奏公知律例多平反  
未幾還省母母卒景陵起公服中爲總裁官修  
兩朝實錄明年持節出寧夏冊慶府兩郡王妃還  
上封事從 上巡邊度雞鳴山 上曰唐太宗恃  
其英武征遼嘗度此山公對曰太宗尋悔是後以  
故建憫忠閣至宣府還宣德六年卒贈少保謚文  
靖公簡易沈默溫裕有容不肯伐善爭名爲文和  
平寬綽類其人子昭伯宣德二年進士



太保高文義公

公名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二年改春坊司直郎洪熙初爲翰林侍講正統元年楊文貞公薦公學術醇正充講官修實錄五年陞侍講學士十年入內閣陞工部右侍郎兼前職十四年上北征曹文忠公從行公居守景泰初進尚書工部兼翰林學士是年虜數請使迎上皇侵我上谷雲中急廷議相顧忌不能決中書舍人趙榮毅然獨請往公壯榮解金帶贈榮曰子忠義人也上皇將

至京公言奉迎禮宜厚會有千戶龔遂榮投匿名書公所公袖入朝傳示羣公卿羣公卿不敢出一言言官疏聞上不喜詰匿名書從何所得公曰得自臣所遂榮恐累公自縛闕下下詔獄上亦不深罪遂榮也二年進少保東閣大學士明年廢東宮爲沂王而立懷獻爲太子公悲憤不敢爭加公太子太傅公亦不敢辭是時內閣不相能公上疏言內外諸司惟賢是用况經筵日講關係聖德尤在得人遂薦大理少卿陳詢侍講楊鼎克日講官左都御史王文大理卿蕭維禎庶子王恂入內



閣 上令詢鼎侍經筵文遂得入內閣文既入內閣又輒與公相擠五年勅公視南畿災尋還朝力救都給事中林聰得不死七年進少保大學士謹身殿是年首相陳循及王文皆以子不得舉許順天考鄉試官劉文介公儼 上令公覆試公曰貴胄與寒畯爭進已不可况從而爲之辭奏斥林廷一人事遂已裕陵復辟內閣諸臣皆流放竄殛惟公以忠謹故 英宗曰穀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穀無他腸可致仕公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止統景泰天順間事者輒不

應公官至台鼎而家業蕭然敝廬瘠田僅足衣食身沒未幾子孫貧窶其方穀端靖潔廉無私卓然有古大臣之風一時內閣七人議論每相齟齬公獨持正嘗曰清議可畏以是見忌於人亦以是受知裕陵成化初姚文敏公既請謚王佐鄺埜又上言公鯁直不回端亮有守始以翰林學士侍 英宗經筵入內閣輔政孜孜爲國恪持公論景泰間力主遣使迎鑾之議及其還駕獨建備禮郊迎策天順初以老疾乞歸田里遂卒于家進退有道始終不渝加之贈謚庶表臣節得贈太保謚文義



各目記 卷之八 太常岳文肅公

公名正字季方進士及第授編修景泰三年遷左贊善兼編修天順元年改兼修撰王忠肅公薦公宰相材召對文華殿公神采秀發上遙見遂曰好好公登殿又曰好好問年幾何對曰四十又曰正好問家安在對曰灤縣曰又朕北方人甚善問讀何經對曰尚書曰是書經尤善問舉進士科對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朕固取汝朕今用汝內閣許彬老矣不足恃汝爲朕努力公頓首受命出赴閣至左順門遇石亨張軏愕然問曰何爲至此

公不對二人者忌公才名比見上上又言朕今

擇一內閣臣甚佳二人者請爲誰上曰岳正顧

正官小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二人者陽

頓首賀陛下旣得人俟果稱職進官未晚上

默然然時時召見公公感知遇銳意功名欽天監

湯序奏災異請盡去奸臣上問公對曰奸臣無

主名即求之人人自危且序術疎淺不足信事遂

止亨與豎吉祥表裏擅權有匿名投書指斥時事

罪狀吉祥獨不及亨吉祥怒力請上榜購告捕

者官三品公與呂文懿公見上曰爲政有體朝



名目記 卷之八  
廷豈可自榜購募秦始皇杜諫下妖言誹謗令竟  
不聞其過以亡國乞以秦爲戒事遂止公又言曹  
石驕橫不早制恐禍起肘腋 上諭公汝往告朕  
意公徑造亭所諷令戢斂二人者謂公訐我短顧  
以 上意劫我益大恨是年承天門災下詔罪已  
公歷數政弊詞極切直二人者造飛語岳正草詔  
出時時對人言此非 上意我欲諷 上改過也  
正賣直訕君父不數日內批降公欽州同知欽並  
南海瘴毒公便過家辭母留數日兵部尚書陳汝  
言者黨二人又憾公嘗言其不可用遂嗾邏者中

公私事逮詔獄考掠謫戍肅州鎮夷所未及行季  
鐸都督竟奪公廬時猛虎石者太監鎮河西 上  
密諭石正須生不須死四年石坐法誅明年曹又  
反誅 上思公言解士伍放歸田茂陵卽位言官  
請復公官吏部擬調南京 上曰勿調留院克經  
筵講官預修 先朝實錄未幾南楊欲薦公南國  
子祭酒公不應忌者僞爲公劾南楊章示南楊遂  
大疑公成化元年廷推公及禮科都給事中張寧  
爲兵部清黃官不得陞興化知府公至興化勤力  
民事操利權興修水利積穀出羨餘補助民役興



名臣言 卷之八  
化士人規利弗遂者騰謗書彭惠安公獨曰太守  
節財愛民無他也三年來朝乞致仕時季鐸敗朝  
廷還公故廬未幾卒公文章氣節名滿海內抱負  
經濟屹屹不肯下人再起再廢竟不盡其用嘉靖  
中贈太常卿謚文肅公自贊有自京師來者傳天  
語於臣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或以賀正曰上  
念公如此行召公矣曹生爲寫陋容遂彙括其詞  
題於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  
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常誦古人之言蓋將之  
死而靡憾也公偉貌美髯言論灑灑動循矩度石

曹事或議其迂又曰未信而諫直應曰渠謂我諫  
官耶我道當如是人有不可意事雖權貴人當言  
即言無藏宿以故竒公者雖多忌者亦衆所著有  
類博稿

論曰解公

縉

才高志銳受知三朝皆遭讒忌竟殞

其身黃公

淮

纔脫縲紲不一二年遂屏迹丘園尤

不免于娟姍之口胡公

廣

金公

幼孜

入奉絲綸出

從羈勒軍旅之事不及東楊而隨事獻納裨補亦

多高公

穀

素稱忠實遣使迎鑾之議尤壯岳公

正

負才氣直前任事仆而復起益不屑下人皆磊落



賢輔臣也

皇明名臣記第八卷

子履準校

孫心材重校

皇明名臣記第九卷

吾學編第三十

海鹽鄭曉

太子賓客胡公

公名儼字若思南昌人洪武二十年鄉舉明年會試乙科授華亭教諭時年尚少抗師道訓勵諸生敦行檢爲講說經史寒暑不廢內艱服闋改長垣乞便養親改餘干著令建文元年薦陞桐城知縣心存撫字政尚寬平蠲逋賑乏除虎驅蝗表祀循良歷有惠績四年兵事甚棘御史大夫練安薦公學足以達天人之際智足以資帷幄之籌必拔用



之乃知臣言不妄下吏部召公比至京靖難兵渡江矣 文皇即位擇翰林官吏部薦公 上曰儼曉天文宜令欽天監試送翰林供事欽天監言公果通象緯及風雲氣候解縉又薦公遂授翰林檢討與縉等七人同直內閣尋陞侍讀公每承顧問應對從容至論成敗得失之故必反復明切 上爲傾聽永樂二年陞左諭德兼侍讀外艱去詔奪情道過南京入見東宮詢及民情所對皆救時急務公持論少戇亦能委曲以全交諸同事人顧不能容薦公學行堪爲師表陞國子祭酒出內閣公

率以身教士心翕然嚮慕 上幸太學御彝倫堂賜坐講經 上俯聽甚說賜賚優厚六年薦修撰吳溥爲司業八年 上北征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導 皇太孫監國縝密謹飭上下無間言洪熙元年春以疾乞休賜璽書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復其子孫公在國學二十餘年敦尚恩義時諸生托故告歸者法坐戍邊公申論得免公旣出內閣雖不復預機務諸大臣不自安凡朝廷制作修 太祖實錄永樂大典天下圖志皆推公總裁歸田後乞修白鹿書院及春秋祀許遜韋丹家食



二十餘年年八十三卒公自處淡薄衣食僅足閒  
居日與學者講求問學方岳重臣待以師禮由然  
終日言不及私其處是非利害可否之間審度情  
理務求相安羣倫中有不如意即引退不與辯以  
故所至敬愛之公資性朴諒問學該博凡天文地  
理曆律醫卜皆通其說文章簡質不事辭藻晚年  
沉潛性理克養益粹言行慥慥稱耆俊焉

侍郎薛文清公

公名瑄字德温河津人年十二能詩賦既壯讀周  
程張朱諸書遂焚所作詩賦專心性理之學至忘

寢食永樂十九年進士擢御史監湖廣銀場手錄  
性理大全晨夜玩讀潛思有得秉燭疾書深探密  
玩或通宵不寢正統元年初設提學憲臣出爲僉  
事山東誨育生徒翕然愛敬王振問三楊吾鄉誰  
可爲大臣者皆薦公召爲大理右少卿三楊以用  
公出振意欲公一見振公正色曰安有授官公朝  
而拜恩私門耶振聞憾公會獄夫病死三年其  
妾欲嫁其私人王山山振姪也妻在禁妾弗得嫁  
遂誣妻毒殺夫下御史獄坐妻死公辨其冤三駁  
臺官諂事振又曲庇御史劾公受賄棄律出人死



請廷鞫振喜曰是固應死竟坐公死繫獄公怡然  
讀易不輟得大臣伸救又家人乞代死得免歸田  
居家六年造詣益邃十四年給事中程信薦起爲  
大理丞分守北門禦虜景泰元年督川雲轉餉貴  
州尋陞南京大理卿蘇松飢民貸粟富民不得遂  
火富人屋竄海中王文即訊坐謀叛公抗章辯獲  
免是冬御史劉孜薦公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  
所累實君子之儒不宜置之閑遠乞召供館閣之  
職俾講學輔導必有裨益 上曰內閣本朕簡任  
非人所得薦不許四年秋召爲大理卿裕陵復位

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居數月轉左  
會欲遣使徵獅西番公持不可不聽又曹石專用  
事遂引疾致仕去四方從學者日衆公學貴踐履  
不務論說辭受取與必揆諸義出處大節光明峻  
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待之以  
誠其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竒僻之說晚年造詣  
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著讀書錄二十卷嘗曰  
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復著書程明道許魯齋  
未嘗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天順八年卒年七  
十三謚文清劉文安公嘗請公從祀孔廟言公直



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戀勤學好問  
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若論其於道所得  
以比朱子諸徒若黃幹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祥  
許謙之推衍緒說未知可伯仲否至斥建言者爲  
非愚則諛過矣言官屢乞進公從祀先師廟庭不  
果嘉靖二十三年令春秋專祀於鄉

侍郎呂文懿公

公名原字逢原秀水人正統七年進士公質性渾  
厚貌容端偉未冠已讀書博洽能出入經史父嗣  
芳萬泉教諭兄本爲景州學正父歿景州不能歸

喪或勸公火葬公痛哭不肯從權厝景州時時至  
墓慟哭景人及道旁行聞者皆酸慙已而奉母南  
歸家益貧攻苦力學知府黃懋閱秀水學官文奇  
學官對曰此邑里中呂生文也呂生貧不能補弟  
子員學官致家塾教諸子懋輒歎郡中乃有文士  
如呂生遺草萊中者急召公見公入見衣藍縷甚  
試之舉業文詞理皆勝問之經書輒能默誦講析  
懋益驚異與之新衣謝不受會理葺黌舍與之諸  
餘材木又謝不受懋曰生家貧粥此且得善價又  
謝不能太守益大奇呂生當是時太守得輒補學



諸生懋即遣公入學是秋發解浙江第一明年進士第二入翰林時選翰林講讀官裴綸杜寧謝璉王玉江淵陳文李紹商輅劉俊及公十人習制誥於東閣十四年罷景泰中倪謙及公初教小內官黃賜等七人書于文華殿東廡 上一日至廡中命二人講倪講詩國風公講書堯典 上悅問二人官謙對臣左中允兼翰林侍講公對中允右兼侍講 上又問中允講讀官品二人對曰皆正六品 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左右取官制再三覽顧二人曰進汝二人講讀學士兼中允二人頓首

謝他日 上再至二人遷坐旁壁下 上曰何踴

踏乃爾二人頓首對 君父嘗臨坐臣子避不敢

當 上喜二人敬慎後至館輒立語或東西行不

復坐天順初改通政左叅議仍兼侍講入內閣尋

陞翰林學士石曹寵用事知敬公公朝會衣青袍

亨笑曰行爲先生易緋公不答未幾岳公正暨公

列上石曹罪狀 上留中不發曹石微覺 上意

大恐遂共謀摘承天門災詔中語謂內閣臣訕

上上大怒坐便殿石對近臣厲聲曰正大膽固敢

爾原素謹厚左右正何也岳旣去公得留公與李



賢同在內閣李公通達見事立斷公守正謹恪稍  
濟之持重修大明一統志公充總裁母憂去道景  
州啓父窆歸合葬或以陰陽五行家說沮公不聽  
奉載舟中寢苦枕塊極哀毀竟病抵家尋卒贈禮  
部左侍郎謚文懿公在內閣六年端潔不苟取予  
性儉約身無統綺篋中惟賜衣幾襲輒分祿贍宗  
姻貧匱者清心寡慾稠第無隱過至老勤學晨夕  
不少輟子憲廕試中書舍人舉順天鄉試歷官南  
太常卿有學行

論曰胡公

儼

端諒持正好直言薛公

瑄

剛毅沉潛

聖學並不見容於時呂公原溫恭潔約與人無忤  
竟以憂去卒士君子際時遇主尚不究於用惜哉  
皇明名臣記第九卷

子履準校

孫心材重校



皇明名臣記第十卷

吾學編第三十一

榮國姚恭靖公

海鹽鄭曉

公名廣孝長洲人幼名天僖父欲公學醫曰兒不  
樂爲醫願學諸生求仕否則從佛學至正間削髮  
爲僧里中妙智庵名衍字斯道已又不學佛顧好  
讀兵書尚謀畧兼爲詩學書嘗遇異人授占術輒  
爲人決休咎與王賓高啓輩善厚亦與宋濂蘇伯  
衡來徃徧游江湖洪武四年詔取高僧會病免八  
年詔僧通儒者與官禮部試不得官賜僧服還山



